北京华宝古籍保护

重刻呂氏春秋叙

呂氏春秋一曰呂覽故秦相國文信侯不韋與其客所著書也當書成而不韋縣之咸陽市肆曰疇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而竟莫能一字損益也其書今頗行屬傳梓久不能無譌誤而雲間宋光祿邦乂徐太學益孫

長洲張梗刻

輩相與校訂重梓之而問叙于余余讀之未嘗不掩卷三歎也穆州之次立言於品三而操觚之士若為之小屈然子栢以雄豪創起鼎革間顧歛然不自挾其有而以經世大業不朽盛事舉而屬之文章彼誠有以見之也不韋者一賈人子耳捺子毋之術以間行於秦而得志焉舉秦之國於股掌間挾其勁東向而瓜剖天下位相國號仲父爵通侯十萬戶彼豈有所不足哉而顧孜孜焉思成一家言以與諸儒生角而割淺世名此猶未

而空之乃亾孜孜焉而務欲成一家言度其於辭不工不止故夫古之稱立言者未有不為名使者也且以不韋之詭譎狙好豈其累與聞於道而其客亾務相尚為權奇錯厠於鷄鳴狗盜之雄雖閒探聖賢之長辭以文之即中疲一靜思驗其言於所為之跡有不洪泌汗浹者耶惟其機心之發觸而為機言覈削之於申韓舞巧之於儀秦有不知其所以合者則固其恒也且也不韋之所為千金者再耳一用之而聾瞽秦王割其國栃再用之而聾瞽一世之士而割其名雖得之而倪失之雖失之而終徼得之

不韋固賈人子要亦其雄哉宋子徐子與其儕二三子俱能文章嗜古若渴慕先聖不以人廢言之義而梓行之所謂芙蓉發於淤泥采之而已置淤泥勿問可也

瑯琊王世貞撰

雲間莫是龍書

王氏家藏 會稽人寶

重刻呂氏春秋序

華亭宋啟明撰

史云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偉哉斯書今為烈矣或弗深考而猥以賈客賤人棄其著說毋乃過與夫文始于意意闡于事事屬于文意心之專也事慱之談也文光之耀也專心以蓺之談慱

以富之光耀以華之於是能式用于一
時而丕傳于後代不韋挾相秦之權
以收集多士士熟于典謨習于故事
而備飾于辭令各攄所見宣之于言
有古今之故有陰陽之變有人之紀
有事之經有褒貶之義有討論之詞
裁諸言以理析其衷而輯羣理以
文也用能纂聚為一家之言成其不
朽懸之咸陽而人不敢議賞以千金
而人不能易豈其人之威抑其書寔
威高道德而本生重已可謂道德揚
仁義而去私明理可謂仁義訪政事
而務本用民可謂政事贊禮樂而審
時知度可謂禮樂闡道軌德依仁集

義言之本也經政權事循禮蹈樂辭之實也本以立之實以成之有令名矣陰符有言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傾命則不常之自為者愚而其反覆為人未嘗不忠也可以不韋棄哉若曰以人廢言其誰能說之

呂氏春秋序

高誘撰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顧質數東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耶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

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爲適嗣不韋乃以寶玩珎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巳子使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姬巳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爲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君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訓解各十餘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爲呂氏春秋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楊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尋繹

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慮傳義失其本眞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輒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斷而裁之比其義焉

讀呂氏春秋

明方孝孺撰

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謹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譏厚葬之弊其勿

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爵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僨敗亡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道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闔論馬與齊桓伐魯魯請比關內侯皆非其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致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嗚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呂氏春秋總目

孟春紀第一凡五篇卷第一

一曰孟春　二曰本生
三曰重己　四曰貴公
五曰去私

仲春紀第二凡五篇卷第二

一曰仲春　二曰貴生
三曰情欲　四曰當染
五曰功名一作由道

季春紀第三凡五篇卷第三

一曰季春　二曰盡數
三曰先巳　四曰論人
五曰圜道
孟夏紀第四凡五篇卷第四
一曰孟夏　二曰勸學一作觀師
三曰尊師　四曰誣徒一作詆沒
五曰用衆一作善學
仲夏紀第五凡五篇卷第五
一曰仲夏　二曰大樂
三曰侈樂　四曰適音一作和樂
五曰古樂
季夏紀第六凡五篇卷第六
一曰季夏　二曰音律
三曰音初　四曰制樂
五曰明理
孟秋紀第七凡五篇卷第七
一曰孟秋　二曰蕩兵一作用兵
三曰振亂　四曰禁塞
五曰懷寵
仲秋紀第八凡五篇卷第八

一曰仲秋　二曰論威
三曰簡選　四曰決勝
五曰愛士一作慎窮

季秋紀第九凡五篇卷第九

一曰季秋　二曰順民
三曰知士　四曰審已
五曰精通

孟冬紀第十凡五篇卷第十

一曰孟冬　二曰節喪
三曰安死　四曰異寶
五曰異用

仲冬紀第十一凡五篇卷第十一

一曰仲冬　二曰至忠
三曰忠廉　四曰當務
五曰長見

季冬紀第十二凡六篇卷第十二

一曰季冬　二曰士節
三曰八立一作立意　四曰誠廉
五曰不侵　六曰序意一作廉孝

右爲十二紀凡六十一篇

有始覽第一凡七篇卷第十三

一曰有始　二曰名類
三曰去尤　四曰聽言
五曰謹聽　六曰務本
七曰諭大

孝行覽第二凡八篇卷第十四

一曰孝行　二曰本味
三曰首時一作眉時　四曰義賞
五曰長攻　六曰慎人一作順人
七曰遇合　八曰必巳一作本知又作不過

慎大覽第三凡八篇卷第十五

一曰慎大　二曰權勳
三曰下賢　四曰報更
五曰順說　六曰不廣
七曰貴因　八曰察今

先識覽第四凡八篇卷第十六

一曰先識　二曰觀世
三曰知接　四曰悔過
五曰樂成　六曰察微
七曰去宥　八曰正名

審分覽第五凡八篇卷第十七

一曰審分　二曰君守
三曰任數　四曰勿躬
五曰知度　六曰慎勢
七曰不二　八曰執一

審應覽第六凡八篇卷第十八

一曰審應　二曰重言
三曰精諭　四曰離謂
五曰淫辭　六曰不屈
七曰應言　八曰具備

離俗覽第七凡八篇卷第十九

一曰離俗　二曰高義
三曰上德　四曰用民
五曰適威　六曰爲欲
七曰貴信　八曰舉難

恃君覽第八凡八篇卷第二十

一曰恃君　二曰長利
三曰知分　四曰召類
五曰達鬱　六曰行論
七曰驕恣　八曰觀表

右爲八覽凡六十三篇
開春論第一凡六篇卷第二十一
一曰開春　二曰察賢
三曰期賢　四曰審爲
五曰愛類　六曰貴卒
慎行論第二凡六篇卷第二十二
一曰慎行　二曰無義
三曰疑似　四曰壹行
五曰求人　六曰察傳
貴直論第三凡六篇卷第二十三
一曰貴直　二曰直諫
三曰知化　四曰過理
五曰壅塞　六曰原亂
不苟論第四凡六篇卷第二十四
一曰不苟　二曰贊能
三曰自知　四曰當賞
五曰博志　六曰貴當
似順論第五凡六篇卷第二十五
一曰似順　二曰別類
三曰有度　四曰分職

五曰處方　六月慎小
士容論第六凡六篇卷第二十六
一曰士容　二曰務大
三曰上農　四曰任地
五曰辨土　六曰審時
右爲六論凡三十六篇

呂氏春秋總目終

東洋文化研究所藏

呂氏春秋第一卷

明雲間　宋邦乂　男宋啓明校　高氏訓解

孟春紀第一

正月紀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孟長春時夏之正月也營室北方宿衛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參中旦尾中參西方宿晉之分野尾東方宿燕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甲乙其帝太皡甲乙木日也太皡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號死祀於東方爲木德之帝其神句芒句芒少皡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爲木官之神其蟲鱗其音角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爲鱗鱗魚屬也龍爲之長角木也位在東方律中太簇其數八太簇陽律也竹管音與太簇聲和太陰氣衰少陽氣發萬物動生簇地而出故

曰律中太簇五行數其味酸其臭羶春東方木王木五木第三故數八萬物應陽鑽地而出羶木香羶也其祀戶祭先脾蟄伏之類始動生出由戶故祀戶也脾屬土陳俎豆脾在前故曰祭先脾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說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蟄讀如詩文王之什東方木木火母也火氣溫故東風解凍冰泮釋地蟄伏之蟲乘陽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魚鯉鮒之屬也應陽而動上負冰獺獺水禽也蘇生也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爲時候者候鴈北天子居青陽左个鴈北過至北極之沙漠也青陽者明堂也中方外圜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猶隅也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玄堂是月天子朝日告朔行令於左个之房東向堂北頭室也乘鸞輅駕蒼龍輅車也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爲之飾以金謂之鸞輅也周禮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也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旂旗名交龍爲旂載者若今之雞翹車是也服佩也所衣服佩玉皆青者順木色也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麥屬金羊屬土是月也金土以老食所勝也宗廟所用之器皆疏鏤通達以象陽氣之射出是月也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謁告也周禮太史掌國之六典正歲時以序事故告天子以立春日也盛德在木東方也天子乃齋論語曰齋必變食居必遷坐自禋潔也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率使也迎春木氣於東方八里之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賞爵祿之賞也三公至尊坐而論道不嫌不賞故但言卿諸侯大夫者也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相三公也出爲二伯一相處于內也布陽德和柔之令行其慶善施其澤惠下至于兆民

無不被之也慶賜遂行無有不當各得其所也迺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典六典法八法日月五星行度遲速太史之職也故命使司知之也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爲常忒差也星辰宿度司知其度以起牽牛之初爲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日從甲至癸也元善也祈求也上帝天帝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間元善也辰十二辰從子至亥也耒耜耕器也措置也保介副也御致也擇善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籍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躬親也天子籍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故曰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禮以三爲文故天子三耕一發班三之班次也謂公卿大夫各三其上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也及執爵于太寢爵飲爵太寢祖廟也示歸功於先祖故於廟飲酒也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御致天子之命勞群臣於太廟飲之以酒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是月也泰卦用事乾下坤上天地和同繁衆動蠕而生也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命令也東郊農郊也命農大夫舍止東郊監視田事皆修封疆審端徑術修治也封界也起其疆端正其徑路不得邪行敗稼穡也詩云中田有廬疆埸有瓜無休廢也善相丘陵阪險原隰相視也阪險傾危也土地所宜五穀所殖殖長以教道民必躬親之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飭讀作勑勑督田事準定其功農夫正直不疑惑也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樂正樂官之長也入學官教國子講習羽籥之舞周禮大胥掌學士之板以六樂之

會正舞位也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典掌也功施於民則祀之山林川澤百物所生又能興雲雨以殖嘉苗故祀之無用牝尚蠲潔也禁止伐木春木王尚長養也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麛無卵蕃庶物也麛子曰麛大鹿子曰麛也無聚大衆無置城郭置立也掩骼霾胔骸讀水漬物之漬白骨曰骼有肉曰骴掩骼霾胔者覆藏之也順木德而尚仁恩者也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稱舉也殃咎也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春當行仁非興兵征伐時也故曰不可以從我始無變天之道變猶戾也無絕地之理絕猶斷也無亂人之紀人反德爲亂紀道也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旱槁國乃有恐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行火性炎上故使草木槁落不待秋冬故曰天氣不和國人惶恐也行秋令則民大疫疾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木仁金殺而行其令氣不和故民疫病也金生水與水相干故風雨數至荒饑滋生是以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春陽冬陰也而行其令陰乘陽故水潦爲敗雪霜大摯傷害五穀春爲歲始稼穡應之不成熟也故曰首種不入

本生

二曰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始初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攖猶戾也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全猶順也天性也故事也此官之所自立也官正也自從也立官者以全生也生性也今世之惑主主謂王也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多立官致任不肖人亂參干度故以害生也失其所爲立官之

法也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若秦築長城以備患不知長城之所以自亡也亦失其所爲修兵之法也夫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不得清相讀曰骨骨濁也人之性壽物者相之故不得壽相亂也亂之使夭折也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物者貨賄所以養人也世人貪欲過制者多所以取禍故曰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夫無爲者不以身後物有爲者則以物役身故曰惑者多以性養物也則不知輕重也輕喻物重喻身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爲君悖以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假令有幸且猶危危病者也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慊快也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以聾故不當聽也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以盲故不當視也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以瘖故不當食也老子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味實口使口爽傷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或聽或聽夜夜未幸而得之則遁焉遁流逸不能自禁也遁焉性惡得不傷惡安也傷病也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招中也的也衆人所見會方射之故曰無不中也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章章明美貌故生隕也以便一生生無不長便利也利其生性故生長久也故

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身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法天不言四時行焉是其信也不謀而當不慮而得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宇宙區宇之內言其德大皆覆被也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受猶承也裹猶囊也若天地然其德如天無不覆如地無不載故曰若天地然也

上爲天子而不驕常戰栗也故堯戒曰一日下爲匹夫而不惛惛讀憂悶之悶義亦然也此之謂全德之人其德行弁降無所翻闕故曰全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知持盈止足之道以敗故曰適足以爲患也不知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貧賤無勢不能致情欲之物故曰難也於禮無爲於身無闕故曰雖欲過之奚由也

以輦務以自佚人引車曰輦出門乘車入門用輦此驕逸之務也命之曰招歷之機招至也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遊翔至於歷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爾薄送我畿此不過歷之謂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又曰不爲酒困老子曰五味實口使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靡曼細肌美色也皓齒詩所謂齒如瓠犀也鄭國淫辟男女私會於溱洧之上有絢盼之樂芍藥之和昔者殷紂使樂師作朝歌北鄙靡靡之樂以爲淫亂武王伐紂樂師抱其樂器自投濮水之中暨衛靈公北朝于晉宿于濮上夜聞水中有琴瑟之音乃使師涓以琴寫其音靈公至晉國晉平公作樂公曰寡人得新聲請以樂君遂使涓作之平公大說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紂之太師以此音自投於濮水得此聲必於濮水之

上地在衛因曰鄭衛之音以其淫辟臧亡故曰伐性之斧者也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古人謂堯時許由方因善綣舜時皐陶周時伯夷漢時四皓皆不肯富貴者高位實疾顛故曰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爲其實也夸虛也非以爲輕富貴求虛名也則以爲其可以全生保性之實也此論之不可不察也論此上句貴賤禍福不可不察也

重巳

三曰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巳之指有之利故也倕堯之巧工也雖巧無益於巳故不愛之也巳指雖不如倕指巧猶自爲用故言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崑山之玉燔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玉之美者也江漢有夜光之明珠珠之美者也而愛巳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蒼璧石多玉少也珠之不圜者曰璣皆喻不今好也而愛之者有之爲巳用得其利故也吾生之爲我有而利我亦大矣吾亦我有有我身也天下之利有我如我之愛蒼璧與小璣有之利故也故曰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爲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所貴所賤人雖尊爲天子不足以比巳之所賤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所輕富而所重人雖富有天下之財不肯以巳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貧賤所以安也富貴所以危也曙明日也有一日失其所以安終身不能復得之也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道尚無爲不尚此三者故曰有道者之所慎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守慎無爲輕貴重身當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反有害之者故曰不達乎性命之情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雖慎之猶見害故曰何益是師者之愛子

也不免乎桃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愼者師瞽師目無見者也故桃子以糠糠其盲眯子目非利之者也聾者不聞雷之聲不頓顙自拍解謝咎過而反徐步窺兒於堂故曰有殊弗知愼者也殊猶甚也夫弗知愼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言不能別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太惑已之所是衆人之所非也故曰未嘗是已之所非衆人之所是也故曰未嘗非是已之所是非已之所非而以求同於已者也故謂之太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禍咎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以其天之所禍也不死不亡者未之有也故曰必亡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召致也以惑致之也壽長至常亦然亦以仁義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所召仁與義也推行仁義壽長自至故曰不察所召也召之者不行仁義殘亡應行而至故曰察其召之也則其至不可禁矣禹湯罪已其興也勃馬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皆已自召之何可禁御此論不可不熟熟猶知也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可行逆也烏獲秦武王力士也能舉千鈞勳讀曰單單盡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恣從也之至也世之人主貴人人主謂王者諸侯也貴人謂公卿大夫也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視活也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王者貴人所行淫侈縱欲暴虐反戾天常不順生道日所施行無不倒逆其生雖欲長生若烏獲多力倒引牛尾尾絕不能行故曰欲之何益也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欲情欲也故聖人

必先適欲適猶節也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蹷蹷逆寒疾也多陽則痿痿不能行也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患害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爲蹷疾也不爲高臺爲痿疾也味不衆珍爲傷胃也衣不燀熱燀讀曰亶亶厚也燀熱則理寒理寒脈理閉結也理寒則氣不達達通也味衆珍則胃充充滿也胃充則中大鞔鞔讀曰懣不勝食氣爲懣病也肥肉厚酒爛腸之食此之謂也中大鞔而氣不達不達纏閉也以此長生可得乎言不得也昔先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囿詩云王在靈囿樹果曰園詩曰園有樹桃有水曰池可以遊觀娛志故曰足以勞形而已其爲宮室臺榭也足以辟一作備燥濕而已矣宮廟也室寢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築土方而高曰臺有屋曰榭燥謂陽炎濕謂雨露故曰足以備之而已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逸安也其爲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酏讀如詩虵虵不言之虵周禮採人掌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也又酒正二曰醴齊醴者以蘖與黍相醴不以麴也濁而甜耳其爲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聲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色青黃赤白黑也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節猶和也和適其情性而已不過制也

貴公

四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正也公則天下平矣平和也平得於公得猶出也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有

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不正也

凡主之立也生於公生性也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平易也詩云魯道有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義法也無或作好遵王之道或有也好私好黨公平於曲惠也無或作惡遵王之路惡擅作威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曰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私猶異也萬民之主不阿一人阿亦私也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伯禽周公子也成王封之於魯詩云建尔元子俾侯于魯周公曰利而勿利務在利民也勿自利也荆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遺失也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言人得之而已何必荆人也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公正也言天下得之而已何必人故曰至公無所私爲也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天大地大生育民人不以爲己子成遂萬物不有也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由從也萬物皆蒙天地之澤而得其利若堯時父老無供役之勞擊壤於里陌自以爲當然故曰莫知其所從始也此三皇五帝之德也三皇五帝德大能法天地民人被其澤而得其利亦不知其所從始也老子云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之謂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病困也漬甚國人弗諱漬亦病也按公羊傳曰大眥者何大漬也國人弗諱言死生不可諱也寡人將誰屬國屬託也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知之也未足以知人也今病在

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奚何也桓公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教猶告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言欲用誰爲相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夷吾管仲名善猶和也鮑叔牙之爲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比方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念人之過必亡人之功不可爲霸者之相也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爲人也上志而下求志上世賢人而模之也求猶問也論語曰孔文子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自醜其德不如黃帝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昔人也哀不如已者欲教育訓厲使與已齊也其於國也有不聞也不求聞其利國而已矣其於物也有不知也物事也非其職事不求知之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務在齊民求見之孝經曰非家至而見之也此總說隰朋所行勿已乎則隰朋可也用也言可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察苛也不欲小智小智則好知小事以自矜伐也故曰大匠不斲但視模範而已不復自斲削也大庖不豆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籩豆也大勇不鬬大勇之人折衝千里而能服遠不復自鬬也大兵不寇寇害也若藏王之伐紂掃除無道釋箕子之囚朝成湯之廟撫殷之民不寇害之也桓公行公去私惡於人私也故曰去私用管子而爲五伯長長上也行私阿所愛用豎刁而蟲出於戶阿豎刁易牙之諛不正適長其死也國亂民擾五子爭立無主喪六十日乃殯至使蟲流出戶也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用私以敗用公則濟曰醉而飾服飾讀曰勑

禮喪不飲酒食肉而日醉於酒欲整喪紀猶無目欲視青黃無耳欲聽宮商也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爲舜猶不能爲況凡人乎

去私

五曰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行一作爲也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遂成也黃帝言曰聲禁重不欲虛名過其實也色禁重不欲好色至淫縱也衣禁重不欲衣服踰僭若子臧好聚鷸冠也香禁重不欲奢侈芬香聞四遠也味禁重不欲厚味勝食氣傷性命室禁重不欲宮室崇侈使土木勝也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舜有子九十子殆丹朱爲亂子不在數中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國語曰舜有商均此曰九子不知出於何書也

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南陽晉山陽河北之邑今溫陽樊川之屬皆是也令若也而能爲治祁黃羊對曰解狐可黃羊晉大夫祁奚之字平公曰解狐非子之讐邪平公晉悼公之子虎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讐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間頃也平公又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爲之對曰午可傳曰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對曰午也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祁黃羊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蘄居秦鉅姓子通稱腹蘄字

也蘄讀曰車笓之笓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惠王秦孝公子異人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蘄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受賜也而令吏弗誅腹蘄不可不行墨者之法欲必以行之殺其子也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人之所私也私愛也忍所私以行大義忍讀曰仁行之忍也鉅子可謂公矣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爲庖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爲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爲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傳曰作書其愛蛭小故曰誅暴而弗私也假令有所私枉則不可以爲王伯君矣

呂氏春秋第一卷終

呂氏春秋第二卷　高氏訓解

明雲間　宋邦乂　男宋啓明　校

仲春紀第二

二月紀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仲春夏之二月奎西方宿魯之分野也是月日躔此宿昏弧中旦建星中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夾鍾陰律也是月萬物去陽夾陰而生故竹管音中夾鍾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華自冬水雪至此土發而耕故曰始雨水也桃李之屬皆舒華也蒼庚鳴鷹化爲鳩蒼庚爾雅曰商庚藜黃楚雀也齊人謂之

搏黍秦人謂之黃雛幽冀謂之黃鳥詩云黃鳥于飛集于灌木是也至是月而鳴鷹化爲鳩啄正直不鷙擊也鳩蓋布穀鳥天子居青陽太廟青陽東向堂太廟中央室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說在孟春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順春陽長養幼少存恤孤寡萌芽諸當生者不擾動故曰安擇元日命人社元善也日從甲至癸也社祭后土所以爲民祈穀也嫌日有從擇之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無肆掠止獄訟有司理官主獄者也囹圄法室省之者赦輕微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肆極掠笞也言無者須立秋也止禁也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玄鳥燕也春分而來秋分而去傳曰玄鳥氏司啓者也周禮禖氏以仲春之月合男女於時也奔則不禁因祭其神於郊謂之郊禖音與高相近故或言高禖王者后妃以玄鳥至日祈繼嗣於高禖三牲具曰太牢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王者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但后夫人率九嬪祀高禖下見天子於高禖中也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禮后妃之侍見於天子者於高禖祠之前韣弓韜也授以弓矢示服猛得男象也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分等晝夜鈞也冬陰閉固陽伏於下是月陽升電始發聲震氣爲雷激氣爲電蟄蟲咸動開戶始出蟄伏之蟲始動蘇開蟄之戶始出生先雷三日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鐸木鈴也金口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所以振告兆民使知將雷也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有不戒慎容止者以雷電合房室者生子必有瘖躄通精狂癡之疾故曰不備必有凶災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桶正權槩度尺丈也量鬴鍾也鈞銓衡石稱也石百三十斤角平斗桶量器也稱錘曰權槩平斗斛

者今鈞等也是月也耕者少舍少舍皆耕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尚書曰厥民析散布在野傳曰陰陽分方震雷出滯土地不備墾碎在司寇之謂也乃修闔扇寢廟必備闔扇門扇也民所由出故治之也寢以安身廟以事祖故曰必無墮頓也無作大事以妨農功大事兵戈征伐也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皆爲盡類天物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開冰室取冰以鑿以祭廟春薦韭卵詩云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此之謂也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是月上旬丁日命樂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學宮習舞也舍猶置也初入學宮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贄神也周禮春入學舍采合舞秋詔學舍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此之謂也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親往視之常事曰視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中旬丁日又入學宮習樂樂所以移風易俗協和民人也謂六代之樂雲門咸池大韶大護大夏大武也周禮曰以樂教和則民不乖此之謂也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是月尚生育故不用犧牲皮幣鹿皮玄纁束帛也以圭璧代犧牲也帛皮圭告於祖禰此之謂也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猥至寇害之兵行秋令殺戮之令故寒氣來伐其國也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寒陰縮殺而行其令陰氣乘陽陽氣不勝故麥不成熟民飢窮故相劫掠也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夏氣炎陽而行其令故大旱火氣熱故旱煖也極陽生陰故蟲螟作害也蟲食稼心謂之螟

貴生

二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

也（役事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止禁也四官耳目鼻口也）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則不治此四官之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擅專也制制於心也）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爲（爲作）必有所制（制於君也）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於子州友父（子州友父古賢人也）子州友父對曰以我爲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我心不悅未暇在於治天下）天下重物也（重大物事）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他物乎（他猶異也）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託附也）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王子搜淮南子）越王（淮南云越王翳也）逃乎丹穴（淮南云丹穴山穴也）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舍置也）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患害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爲君也（欲得王子搜爲君也）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耶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恐繆誤致幣得罪故勸令審之）使者還反審之

復來求之則不得已顏闔踰垣而逃之故不得也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貴富驕驕泰也得道之人其不相知淮南記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言各得其志故不相知之也豈不悲哉悲於富貴而驕人也故曰道之貞以持身其緒餘以爲國家以持身之餘緒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土苴礫也苴草蘸也土鼓蘸也蘸浮伊耆氏之樂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可以治天下苴音同鮓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聖人治之優有餘裕故曰餘事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堯舜禹湯之治天下黎黑瘦瘠過家門而不入故曰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趨濟民而已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徇猶隨也彼且奚以此之也此物也之至也彼且奚以此爲也欲謂今世俗人五君子優之也何以物爲也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之至也與其所以爲爲作也今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重謂隨侯珠也要得也輕謂雀也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子華子曰全生爲上子華子古體道人無欲故全其生長生是行之上也虧生次之少虧其生和光同塵可以次全生者死次之守死不移其志可以次虧生者迫生爲下迫促也促欲得生尸素寵祿志不高潔人之下也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於身無所虧於義無所損故曰全生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六欲生死耳目口鼻也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分半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

韓益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死君親之難義重於生也視死如歸故曰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服行也行不義是故辱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不能蹈義而死迫於苟生語曰水火吾見蹈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迫促急於苟生不仁義不如蹈仁義死爲貴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揜耳電則揜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情欲

三曰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節適也聖人修節以止一作制欲故不過行其情也不過其適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三者耳目口也一猶等也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有天下同也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聖人得其不過節之情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失其不過節之情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聖人得其情亂人失其情得情生存失情死亡故曰生死存亡之本俗主虧情故每動爲亡敗俗主

凡君也敗臧亡也耳不可贍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府腹疾也種首疾也極三關之欲以病其身故九竅皆寥寥然虛曲過其適以害其性也雖有彭祖猶不能爲也彭祖殷之賢臣治性清靜不欲於物蓋壽七百歲論語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是也言雖彭祖之無欲不能化治俗主使之無欲故曰雖有彭祖猶不能爲其於物也不可得之爲欲貴不可得之物寶難得之貨此之謂欲故曰爲欲不可足之爲求規求無足不知紀極不可盈厭此之爲求故曰爲求大失生本老子曰出生入死故曰大失生本民人怨謗又樹大讐俗主求欲民人皆怨而謗訕如仇讐也意氣易動蹻然不固蹻謂乘蹻之蹻謂其流行速疾不堅固之貌故其志氣易動也矜勢好智胷中欺詐矜大其寵勢好尚其所行自謂爲智胷臆之中欺詐不誠所行暴虐猶語民言恩惠也德義之緩邪利之急緩猶後急猶先身以困窮雖後悔之尚將奚及困猶危也奚何也巧佞之近端直之遠巧佞者親近之正直者疏遠之國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反見聞言而驚不得所由所行殘暴聞將危敗臧亡之言而乃始驚怖行不仁不義之所致也故曰不得所由也百病怒起亂難時至以此君人爲身大憂此非恤民之道故身大憂耳不樂聲曰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聲色美味死者所不得說人不能樂甘之故曰與死無擇擇別也古人得道者生以壽長體道無欲象天天子之福故必壽長終其性命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體道者生而能行之故曰論早定論早定則知早嗇嗇愛知早嗇則精不竭愛精神故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

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況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同於不能兩也）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體性也情皆好生故曰一體）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法象也）尊酌者衆則速盡（尊酒也酌揖之者多故酒速盡也）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矣（萬物酌損陰陽以生陰陽諭君大貴君者愛君之德以生者衆也）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酌取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資猶給）而終不自知（知猶覺也）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幽通記曰張循檄而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內通故曰虧生乎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胷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為用心如此豈不悲哉（悲情欲而不知所為用心之人）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荊莊王為幸（孫叔敖楚令尹孫蔿之子也）自有道者論之則不然此荊國之幸（言孫叔敖賢能事君以道致之於霸荊國得之幸也）荊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遺廢盡）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事功日勞盡俾付孫叔敖使憂之也）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為（故休息也不得以便利生性教不休息也）故死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莊王之霸功傳於後世乃孫叔敖之日夜不息以廣其君君德之所以成也）

當染

四曰墨子見染絲者而歎（墨子名翟魯人作書七十一篇）曰染於

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爲五色矣一入一色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紗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舜顓頊五世之孫瞽瞍之子也名重華許由陽城人堯聘之不至伯陽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禹染於皐陶伯益禹顓頊六世孫鯀之子也名文命伯益皐陶之子也湯染於伊尹仲虺湯契後十二世孫王癸之子也名天乙伊尹湯相詩云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仲虺居薛爲湯之左相皆賢德也孟子曰王者師臣也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武王周文王之子名發太公望河內汲人也佐武王代紂成王封之於齊周公旦武王弟也輔成王封之於魯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所從染得其人故曰當古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蔽猶極也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稱美其德以爲榜也夏桀染於羊辛岐踵戎桀夏后皐之孫癸之子也羊辛岐踵戎桀之邪臣殷紂染於崇侯惡來紂帝乙之子名辛崇國侯爵名虎惡來嬴姓飛廉之子紂之諛臣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厲王周夷王之子名胡虢榮二卿士也傳曰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幽王周厲王之孫宣王之子名宜皇虢公祭公二卿士也傳曰虢石父讒諂巧佞之人也以此教王其能久乎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不當者不得其人僇辱也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稱其惡以爲戒也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桓公齊僖公之子名小白管鮑其二卿也晉文公染於咎犯郄偃文公晉獻公之子名重耳咎犯郄偃者其二大夫荊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莊王楚穆王之子名旅孫沈其二大夫吳王闔廬染於伍員父之儀闔廬

吳王夷昧之子名光伍父其二大夫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句踐名常之子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禽楚之鄒人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彊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藉秦高彊齊子尾之子奔晉爲中行氏之臣其家臣高彊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夫差吳王闔廬子也雄與嚭二人其大夫也嚭晉伯宗之孫楚州犂之子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智瑤宣子申之子襄子也國武二人中山尚染於魏義榎長尚魏公子年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其家臣也義長其二臣也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禋唐田宋康王之二臣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凡爲君非爲君而因榮也非爲君而因安也以爲行理也行理生於當染故古之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論猶擇也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經遺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愈益也危辱者不知要約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所從染不知所行之要約也得其人也所染不當理奚由至至猶得也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染不當也存亡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爲帝王者亦當知所從染也非獨國有染也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三人皆體道者亦染孔子魯惠公使宰

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惠公魯孝公之子隱公之父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止留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其後史角之後也亦染墨翟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貴祿以利人二士謂孔子墨翟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稱說也皆死久矣從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彌益豐盛也言二士之徒顯榮者益盛散布故曰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于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功名一作由道五曰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淮南記曰人世非正曰不可得逃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影晷也行則晷隨之呼則響應之推此言之故功名何可得逃也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七尺曰仞下猶底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弋繳射之也詩云弋鳧鴈下猶隕也善爲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其在四表皆爲夷也戎狄言語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才過百人曰豪千人曰桀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務人使歸之末

也而務其所行可歸本也故曰務其所以歸之也彊令之笑不樂彊令之哭不悲無其中心故不樂不悲彊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虛稱可以爲致顯實難以詐成虛小實大也故曰不可以成大也缶醯黃蚋聚之有酸黃美也黃故能致酸酸故能致蚋徒水則必不可水無酸故不可以致蚋也以貍致鼠以氷致蠅雖工不能不能致也以茹魚去蠅蠅愈至茹讀如船漏之茹字如臭也愈益也不可禁禁止也以致之之道去之也致之者茹也去之之不可也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去之殘暴也以致暴之罰雖重刑雖嚴何益淮南記曰急繆利錣非千道致治不治也里之御也嚴刑峻法非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百王之治也故曰何益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處居也去移也欲爲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察猶知也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鈞等也於亂暴也欲爲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若殷紂暴亂武王以仁義伐之故曰不可不異行不異亂雖信令民猶無走傳曰以化平化謂之治以亂止亂何治之有故行不民無肯歸走也民無走則王者廢矣夫民以王者爲命王者以民爲本本無所走命無所制而不廢者未之有也暴君幸矣民絕望矣無明天子故暴亂諸侯以爲幸也民無所於救命故絕望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務其仁義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事其仁義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分猶與也若命之不可易命短不可爲使長也若美惡之不可移堯舜爲美桀紂爲惡故曰不可移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

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殘義損善曰桀賊仁多累曰紂賢主於行何可虛得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關龍逢桀忠臣也王子比干紂諸父也爭諫也桀紂皆殺之故曰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而不能與之賢名不能致桀紂使享賢名若后稷好稼不能使禾自生也

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爲善得善名爲惡得惡名故曰必由其理

呂氏春秋第三卷

明雲間 宋邦乂 男宋啓明校 高誘訓解

季春紀第三

三月紀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季春夏之三月胃西方宿趙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宿趙之分野牽牛北方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也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姑洗陽律也姑故洗新是月陽氣養生去故就新竹管音中姑洗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桐梧桐也是月生葉故曰始華田鼠鼠也鴽鵪青州謂之鵪雞周雒謂之鴽幽州謂之鵪也虹始

見萍始生虹蝃蝀也兖州謂之訂詩曰蝃蝀在東莫之敢指是也萍水藻是月始生天子居青陽右个右个南頭室也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說在孟春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周禮司服章曰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冕祈五帝亦如之又內司服章王后之六服有菊表黃衣如菊花故謂之菊衣春王東方色皆尚青此云薦菊衣誘未達也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舟牧主舟官也是月天子將乘舟始漁恐有穿漏反覆視之五覆五反慎之至也天子焉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焉猶於此自冬至此於是始乘舟薦進也鮪魚似鯉而小詩曰鱣鮪發發進此魚於寢廟禱祈宗祖求麥實也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後連也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生一作身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發泄猶布散也象陽達物亦當散出貨賄不可賦斂以內之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窌賜貧窮振乏絕方者曰倉穿地曰窌曰窮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絕振救也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府庫幣帛之藏也周賜勉進聘名士禮賢者有名德之士大賢之人聘而禮之將與興化致理者也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主土官也是月下水上騰恐有浸漬害傷五稼故使循行遍視之廣平曰原郊外曰野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障壅塞絕也田獵罕弋罝罘羅網餧獸之藥無出國一作九門罕掩網也弋繳射飛也詩云弋鳧與鴈罝兎網罘罝羅鳥網也詩云鴛鴦于飛畢之羅之罘射鹿罟也網其總名也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氣所在處尚生育明餧獸之藥所不得出

也嫌餘三夕九門得出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野虞
故特戒之如言無也以養蚕主材官桑與柘皆可斫伐鳴鳩拂其羽戴任降于
故命其官使禁民不得
桑鳴鳩班鳩也是月拂擊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乃復者是也戴任戴勝鴟也爾雅曰鶌鳩部生於桑
是月其子彊飛從桑空中來下故曰戴任降于桑也具挾曲蒙筐挾讀曰朕三輔謂之挾關東謂之得曲薄也青徐謂之曲底曰蒙方底曰筐皆受桑器也是月立夏蚕生故敕具也后妃齋
戒親東鄉躬桑王者一后三夫人妃即夫人與后參職配王兼衆事王者親耕故后妃親桑也以為天下先勸衆民也禁婦女無觀觀遊省婦使勸蠶事省其他使勸其趨蚕事蠶事既登登成也分繭稱絲效功效致也絲多為上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墮郊祭天廟祭祖周禮內子章仲春詔后率內外命婦蚕于北郊以為祭服此之謂也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鍾
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良善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監工王宮之長悖逆也時可用作器無逆之也不作為逆也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淫巧非常說詭怪若宋人以玉為楮葉三年而成亂之楮葉之中不可別知之類也故曰以蕩上心蕩動也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樂以和民故擇於是月下旬吉日大合六樂八音克諧簫韶九成周禮大胥司樂章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大合樂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此之謂也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視其樂也是月也乃合纍牛騰馬游牝于牧纍讀如詩葛纍之纍纍牛父牛也騰馬父馬也皆將羣游從牝於牧之野風合之犧牲駒犢舉書其數舉其犢駒在犧牲者皆簿領書其頭數也國人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儺讀論語鄉人儺同命國

人難索宮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驅逐不祥如令之正歲逐除是也九門三方九門也嫌非王氣所在故磔大羊以禳木氣盡之故曰以畢春氣也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行之是令行是令之日旬日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冬令寒殺氣之令故寒氣早發草木肅棘木不曲直也氣不和故國大惶恐也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夏炎陽之令火干木故民疾疫雨澤不降故山陵所殖不收入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秋陰氣用事水之母也而行其令故多沈陰爲淫雨也陰爲兵器故並起

盡數

二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順者利時逆者害時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精神內守無所貪欲故形性安形性安則壽命長也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盡也平其無欲之情不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天隕故盡其長久之數

夫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諸言大者皆過制也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本其善性閉塞利欲疾無由至矣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爲飛揚飛翔一本作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

茂長集於聖人與爲夐明（集皆成也夐大也遠也夐讀如詩云于嗟夐兮）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一作善）之因智而明之（因依也明智也）流水不腐（腐臭敗也）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腫與風皆首疾）處耳則爲擿爲聾（皆耳疾也）處目則爲瞘爲盲（瞘肝瞘盲無見皆目疾也）處鼻則爲鼽爲窒（鼽鼽鼻窒不通）處腹則爲張爲府（府跳動皆腹疾）處足則爲痿爲蹷（痿不能行輕水所多禿與瘻人（禿無髮瘻咽疾）重水所多尰與壅人（腫足曰尰壅甘水所多好與美人（美亦好也）多尰與壅人（腫足曰尰不能行也）辛水所多疽與痤人（惡瘡也）苦水所多尪與傴人（尪突胷仰向疾也傴俯脊疾也）凡食無疆厚味無以烈味（烈猶酷也）重酒（重酒厚也）是以謂之疾首（疾首頭痛疾也）食能以時身必無災（時節也不過差故身無災疾也）凡食之道無飢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葆安也）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端正將養）百節虞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一作循）于招（一作于招埒藝也患射不能中不知循彀精修其標的故曰何益於中也）何益於中（于招埒藝而反修其標的何益於中也）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爲其末也（古之人治正性保天命者也不然則邪氣乘之以疾病使巫醫毒藥除逐治之故謂賤之也若止沸以湯不去其火故曰爲其末也）

先己

二曰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湯爲諸侯時也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言不可取天下身將先取先爲天下所取也凡事之本必先治一作取身嗇其大寶嗇愛也大寶身也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用藥物之新棄去其陳以療疾則腠理孔脈遂通利不閉也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真人真德之人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王道成也治其身而天下治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聲善則響善也善影者不於影於形形正則影正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身正則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差也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體道無欲故身善行義則人善矣行仁義於所宜則人善之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樂服行君人無爲之道則百官各使化職事也萬民已利矣君無爲則萬民安利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曰勝天天無爲而化君能無爲而治民以爲勝於天義曰利身能行仁義則可以利其身君曰勿身爲君之道務在利民勿身故曰勿身勿自利身督聽督正也止聽傾不聽也利身平靜行仁義故能平靜也勝天順性無爲而不欲順故能順靜也順性則聰明壽長順法天性則聰明也虞書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此之謂也法天無爲故壽長久也平靜則業進樂鄉行仁義則民業進而樂鄉其化督聽則姦塞不皇正聽萬法賞罰分明故姦執塞斷於不皇皇暇也故上失其道則邊侵

於敵君無道則敵國侵削其邊俘其民也論語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此之謂也內失其行名聲墮於外內失撫民之行則鄰國賤之故曰名聲墮於外也若晉惠公背外內之賂殺李克之黨內無忠臣之輔外無諸侯之助與秦穆公戰而敗之是故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末槁於上本根也君亦國之本商周之國謀失於胷商周二王之季也胷猶內令困於彼彼亦外也故心得而聽得得猶聽知也聽得而事事必得之則功成名立故功名得也五帝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先道而後德五帝黃帝高陽高辛堯舜先猶尚也故德莫盛焉德之大者無出於五三王先教而後殺三王夏商周也故事莫功焉成王事之功無帝過於三王五伯先事而後兵五伯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故兵莫彊焉兵之彊者無彊於五伯者也當今之世巧謀並行詐術遞用遞代攻戰不休亡國辱主愈衆愈益衆多所事者末也治事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有扈夏同姓諸侯傳曰啓伐有扈有扈書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龔行天之罰此之謂也六卿請復之請復戰也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淺褊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張施鍾鼓不脩修設子女不飭不文飭也親親長長長敬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服從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傳曰惟無戮者可以戮人亦由無闕者可以論人是爲自論也欲知人者必先自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故詩曰執轡如組組讀組織之組

夫組織之匠成文於手循良御執轡於手而調馬口以致萬里也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審實也爲治也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脩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穴處之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沈而居之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成茂孔子見魯哀公哀公定公宋之子蔣也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夫人皆治堂以行禮治國亦當以禮故曰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迂遠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論語曰君子求諸己故曰得之身者求諸人失之身則失之人也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乎反者大也

論人

四曰主近約君守近近者守之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索求之彌益也其求之彌疆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釋亦去也巧故偽詐也而游意乎無窮之次次舍事心乎自然之塗事治也自然無爲塗道也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天身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精明微也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一道也凡彼萬形得一後成天道生萬物萬物得一乃後成也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測盡極也德行昭美

比於日月不可息也息滅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塞遏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收守也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樸本也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不可得使多欲厚自養也一曰若此人者不可得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離世不群量行也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不可無威得威力服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極窮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惑眩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遺失也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此之謂也革更也讒人困窮賢者遂興不可匿也匿猶任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勝猶任也何物之不應應當譬之若御者反諸己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倦罷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爲在一作存人故曰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亡主若桀紂者也以罪爲在他人故多殺僇是滅亡之道也而不自覺知也三代之興王以罪爲在己故曰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三代禹湯文王也日行其人民之功不衰倦以至於王有天下也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智殊殊異賢不肖異皆巧言辯辭以自防禦防衛備也此不肖王之所以亂也亂惑也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通達也達則兼善天下故觀其所賓禮貴則觀其所進進薦也堯薦舜舜薦禹傳曰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不善進不善亦蔑由至矣故曰觀其所進也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養則善賢也行則行仁也故觀之也止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

所言好則好義言則言道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不受非其類也不爲諂諛喜之以驗其守守清守也樂之以驗其僻僻邪也怒之以驗其節節性懼之以驗其特特獨也獨不恐雖哀之以驗其人人人可哀不恐之也苦之以驗其志鑽堅攻難不成不止故曰以驗其志也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猶論量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六戚六觀也四隱相隱而揚長蔽短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僞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言盡管之若逃雨汗無之而非是雨也皆是知之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圜道

五曰天道圜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上君下臣何以說天道之圜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圜雜猶匝無所稽留運不止也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爲故曰地道方不能相爲不能相兼主執圜臣處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圜道也圜天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圜道也躔舍也軫南方鶉尾角東方蒼龍行受所纏也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圜道也精日月之光明也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藏潛也雲氣西行

云云然云遞也周旋運布膚寸而合西行則雨也冬夏不輟輟止也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休息也上不竭下不滿水從上流而東不竭盡也下至海受而不滿溢也小爲大重爲輕圜道也小者泉之源也流不也集於海是爲大也水溼而重升作爲雲是爲輕也黃帝曰帝無常處也無常處言無爲而化乃有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有處有處也有爲則不能化乃無處爲也以言不刑寒圜道也刑法也言無刑法故寒難也人之竅九一天道正刑不法故曰圜道也有所居則入虛居居讀曰居處之居猶雍閉也入虛甚久則身斃虛病斃死故唯而聽唯止聽則唯止矣聽而視聽止視則聽止矣以言說一一道一本一不欲留留運爲敗留滯圜道也一也齊至貴道無四敵故曰至貴也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爲宗道無形其原始終極莫能知之道生萬物以爲宗本聖王法之以令一作全其性以定其正一生作以出號令令出於主口官職受而行之官職職官之長曰夜不休宣通下究宣徧布也籤於民心遂於四方籤合遂遠還周復歸至于主所圜道也令圜則可不可善不善無所擁矣不可者能令之可不善者能令之善化使然也皆通之故曰無所擁無所擁者主道通也言納忠情上達無所擁蔽也是爲君之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爲命也賢不肖安之危之所定也君者法天天無私故所以爲命也賦命各得其中安與危無怨憾故曰定也人之有形體四枝其能使之也爲其感而必知也感者痛恙也手足必知其處所故使之也感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

使矣不能相使則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使（形體疾也）矣不可得而不使不若無有（不若無臣）主也者使（使則國亂）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不若無臣）主也者使非有者也（湯使桀臣武王使紂臣皆非其有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正）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隱私也君臣上下無私邪相擁蔽之）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爲後不肯與其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以賢者爲後謂禪位也堯傳舜舜傳禹故曰不肯與其子孫也）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父死子繼曰世）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自傳子孫冀其所欲者之遠也子孫不肖驕淫暴虐必見改置不得長久是所知者之近也）今五音之無

[illegible]也其分審也（和故曰其分審）官徵商羽角各[illegible]其聲音皆調均不以相違此所以不受也（受亦應也）

[illegible]主之立官不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以此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無由至矣

呂氏春秋三卷終

呂氏春秋第四卷

明雲間　宋邦乂　高氏訓解
男宋啓明校

孟夏紀第四

四月紀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孟夏夏之四月也畢西方宿秦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也昏翼中旦婺女中翼南方宿楚之分野婺女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丙丁其帝炎帝丙丁火日也炎帝少典之子姓姜氏以火德王天下是爲炎帝號曰神農死託祀於南方爲火德之帝其神祝融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爲高辛氏火正死爲火官之神其蟲羽其音徵盛陽用事鱗散而羽故曰其蟲羽羽蟲鳳爲之長徵火也位在南方律中仲呂其數七仲呂陰律也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類

陽也故曰仲呂其數成功五火第二故曰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火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吳國回祿之神託於竈是月火王故祀之也肺金也祭禮之先進肺用其勝也一曰肺火用自其藏螻蟈鳴丘蚓出螻蟈蝦蟇也是月陰氣動於下故陰類鳴蚯蚓蝦蟇從土中出王善生苦菜秀善或作瓜瓠瓠也是月乃生爾雅云不榮而實曰秀榮而不實曰英苦菜當言英者也天子居明堂左个明堂南鄉堂左个東頭室乘朱輅駕赤駵馬黑尾曰駵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王皆赤順火也食菽與雞其器高以桷菽豆也桷大也器高大象以火性是月也以立夏大史謁之天子曰其日立夏盛德在火太史說在孟春以盛德在火火王南方也天子乃齋說在孟春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南郊七里之郊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說還從南郊還也封侯命以茅土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之謂也無不欣說咸賴其所賜乃命樂司習合禮樂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利人民樂所以移風易俗蕩人之邪存人之正性故命樂師使習合之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命使贊自也干人爲俊萬人爲傑遂達也有賢良長大之人皆當自達舉用之故齊桓公命於天子之鄉有孝弟力田者聽慧質直仁秀出於衆者則以告有不以告謂之蔽賢而罪之此之謂也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當直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隳象陽長養物也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所以順陽氣是月也天子始絺絺細葛也論語曰當暑絺綌此之謂也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勞勉勸教使民不失其時命司徒循行縣鄙縣畿內之

縣縣二千五百家也鄙五百家也司徒主民故使循行命農勉作無伏于都伏藏都國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爲天物也農乃收麥升獻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麥始熟故言嘗彘水畜夏所宜食也先寢廟孝之至是月也聚蓄百藥糜草死是月陽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也糜草芥亭歷之類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是月陽氣盛於上及五月陰氣伏於下故斷薄刑決小罪順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均平也桑多稅多桑少稅少貴賤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酎春釀也是月天子乃與群臣飲酒作樂詩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行之是令也旬十日也十日一雨三旬三雨也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孟夏盛陽而行金氣殺戮之令水生於金故苦雨殺穀不滋茂也四境之民畏寇賊來入城郭以自保守也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冬寒固閉之令故草木早枯大水壞其城郭姦時逆行之徵也行春令則蟲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是月當繼陽長養而行春啓蟄之令故有蟲蝗之敗春木氣多風故暴疾之風應氣而至使當秀之草不長茂

勸學（一作觀師）

二曰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在君父則不仁不慈在臣子則不忠不孝不忠不孝故君父不得其所欲也不

仁不慈故臣子不知義理生於不學生猶出也學者師達不得其所願也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爲聖人學者師道通達其義而有材秀言聖人之言行聖人之行是則聖人矣故曰吾未知其不爲聖人也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理治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重尊也德大行可順移也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言道重人輕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論語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曰不爭輕重尊卑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虛行故曰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所求盡得所欲盡成此生於得聖人聖人生於疾學疾趨也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

魁大之士名德之人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從也言從則其道見講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來求我故往教之師不見化從也童蒙當求師而反召也亦不宜化師之道也自卑皆不聽言往教之師不見聽也卑師者不聽謂召師而學亦不聽師言也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疆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言愈遠於尊也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腐爛必臭懷而欲其香入水必濡而惡之皆不可得也凡說者兇之也非說之也一作本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兇而反說之夫弗能兇而反說是拯一作承溺而碓之以石也碓沈也能沒殺人何拯之有

是救病而飲之以堇也（救治也堇毒藥也能毒殺人何治之有）使世益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爲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行尊道貴德之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王者不臣師是位尊也）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不敢驕侮輕慢師道）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慙（天子朝師尊有德故不慙）凡遇合也合不可必（師道與天子遭時見尊不可必常也）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要求也）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爲師如是不見尊之道也故曰不亦難乎）故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曾點曾參父也）詩云期逝不至而多爲楓此之謂也）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畏猶距也）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尊師猶尊父則師不爲之愛道也故曰盡智竭道以教也）

尊師

三曰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悉姓諸名也大撓作甲子）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一作友）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咎犯

狐偃也隨會范武子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百里奚故虞臣也公孫枝大夫子桑也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沈縣大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文氏之儀名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范蠡字少伯楚人也大夫種姓文字禽楚鄞人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至於道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故所以絕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聾無所聞也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盲無所見也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爽病無所別也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聞行妄發謂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敗毀也子張魯之鄙家也鄙小顓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駔廣人也學於子夏子夏孔子弟子卜商之字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其暴虐爲鄉曲人所斥也學於子墨子墨子翟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鉅大狡滑學於禽滑黎禽滑黎墨子弟子一作籥滑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壽年也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學以致之無鬼神也故曰得之疾諷誦疾謹司聞司侯觀驩愉問書意視師歡悅以問書意順耳

目不逆志不自干逆力學之志退思慮求所謂求所思慮是而行之時辨說以論道辨別道之義也不苟辨必中法不苟口辨反是爲非言中法制得之無矜失之無慙矜自伐無慙恡也必反其本本謂本性也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爲貴貴尚也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一作崇節爲務四時之節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寖務種樹唐隄以壅水圃農圃也樹稼也織葩屨結罝網梱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事治也如山林入川澤如往也川澤有水故言入也取魚鼈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愼一作順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絜字一作祭蠲讀曰圭也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論明聽從不盡力以光明聽從師所作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戾也叛換也言學者聽從不盡其力猶民背國說義不稱其師猶臣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賢明君子不與交友不與背叛之人爲交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以仁義之利教然後知故曰莫大於教也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成身遂爲君子以致之故曰莫大於學身成則爲人子弗使而孝矣爲人臣弗令而忠矣爲人君弗疆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爲天下正矣天下正者正天下也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

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大學明堂也

誣徒一作詆後

四曰達達通也師之教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塞斷也理義之術勝矣術道也勝猶行也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此篇一名詆後凡篇中徒字皆作役徒與後謂弟子也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爲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爲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久長也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子華子古之體道人樂其所以王故得王湯武是也亡者亦樂其所以亡樂其所以亡故得亡桀紂是也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幾近也然則王者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嗜理義則獲福嗜暴慢則獲禍故曰禍福亦不同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恒心若晏陰喜怒無處晏陰猶殘害也處常也言談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已不肯自非謂若桀紂罪人愎過自用不可證移複疑證諫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

歐而教之阿而諂之若恐弗及見權勢及富厚者故不論其材行阿意諂之恐不見及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倫匹聞識疏達就學敏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幾近也難而懸之姬而惡之弟子去則冀終其業且由豫也弟子欲去則冀終居近也苦其惡歸則愧於父母兄弟愧慙出則慙於知友邑不安也里此學者之所悲也悲悼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造作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廢失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己徒謂弟子也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情理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所施於人者人樂也故己必可行於己君此則師徒同體體行也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譽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苦讀如監會之監監苦不精至也功名也欲得為名從師淺而欲學之深也欲人謂之學深也草不難狗牛馬不可譙譙一作譙護下同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譙詬猶禍惡也又況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達通也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不中不正也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不心好之故不能深不專不壹也就業不疾速也辯論則不審不能明是非教人則不精教效也效人別是非不能別精核於師慍慍怒也於師懷於俗懷安也羈神於世

羈牽也神御也世時也衿勢好尤故湛於巧智衿大其權勢好爲尤過之事湛沒於巧詐之智昏於小利惑於嗜欲昏迷惑悖也問事則前後相悖悖亂以章一作軍則有異心心猶人也義也以簡一作文則有相反反易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離別也事至則不能受受猶成也此不能學者之患也患害也

用衆一作善學

五曰善學老君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跖雞足踵喻學者之道衆多然後優也跖讀如揭揭摭之摭雖不足猶若有跖食雞跖衆而後足也若有博學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多藝如食雞跖道乃深也人亦然亦有以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故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是不醜不能不惡不知醜不能惡不知病矣病困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尚上也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桀作桀紂作胡粉今人業之尚可取之一隅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爲不可爲者不可施也辯議而苟可爲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爲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被褐在外文錦盛內故不可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矣孟子曰有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言也使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

可得矣此之謂也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爲賢主也欲以楚人戎言戎人楚言化移之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粹純取之衆白也夫取於衆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黃帝帝嚳顓頊帝堯帝舜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衆也立已定而舍其衆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不聞得末失本能有安定之居也故以衆勇無畏乎孟賁矣孟賁古大勇士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烏獲有力人能舉千金以衆視無畏乎離婁矣離婁黃帝時明目人能見針末於百步之外以衆知無畏乎堯舜矣堯舜聖帝也言百發之中必有與聖人同也故夫以衆者此君人之大寶也淮南無畏於堯舜也無窮功千人之衆曰無畏於堯舜也記曰萬人之衆無窮以衆爲大寶也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邪患齊之邊境不以孟賁爲患者衆也楚魏之王辭言不說不以言辭爲說四境內已脩備矣兵士已脩用矣得之衆也

呂氏春秋第四卷終

宮內廳書陵部藏

北京大学古籍保护